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中央政治 通讯

⑧

湘潭大学出版社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中央政治 通讯

⑧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九期

中央通告第四十三号	中央	五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	中央	八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	中央	一一
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	中央	一六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	中央	一九
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	中央	二六
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	中央	三三
三月廿日中央致福建临委信	中央	四〇
五月七日中央致福建临委信	中央	四六
福建目前政治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		五三
福建临委三月份工作报告		六九

第三十期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	中央	一〇三
本期内容的说明	编者	一一三
中央通告第五十号(关于职工运动)	中央	一一六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	中央	二二〇
中央通告第五拾二号	中央	一三三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济难会工作)	中央	一四一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	中央	一四五
中央通告第五十五号	中央	一五七
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	中央	一六〇
中央通告第五十七号	中央	一六三
中央致满洲临委信	中央	一六五
满洲临委致中央信	满洲临委	一六八
东边道工作决议案		一七一
满洲东南特委工作计划		一七九
满洲东南特委对省委工作决议案的补充	东南特委	一八一
中央致顺直省委信(一)	中央	一八四
中央致顺直省委信(二)	中央	一八九
奉国军阀战争中顺直省委的政治任务		一九一
和森同志致中央的信	和森	二〇四
中央致山西省委的信	中央	二一三
山西党务概况	山西省委	二二〇
山西工运概况	山西省委	二二二
山西农运概况	山西省委	二二五
山西目前工作的要点	山西省委	二二七
山东报告(山东书记卢□□报告)		二二九

东昌报告	二二六
中央给河南省委的信 中央	二四一
河南省委报告	二四四
河南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决议案	二六七
陕西工作决议案(三月十八日陕西代表出席中央会议决定)	二八八
陕西政治党务报告(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	三〇四

第一期

谭秋同志巡视顺直工作报告 谭秋	三三三
少奇同志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 刘少奇	三四〇
尹才一同志(C. P. 负责人)对中央报告 才一	三五六
和森同志关于顺直问题的口头报告	三六三
和森同志对顺直问题的书面报告	三七〇
顺直省委扩大会对中央的建议 顺直省委扩大会	三七五
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	三七五
中央告顺直同志书(第一次)	三七九
谭秋同志第二次巡视顺直工作报告	三八四
中央致顺直省的信 中央	三八八
京东代表团致中央函	三九二
唐山市委致谭同志的信 唐山市委	三九七
维钰同志致中央的信 傅维钰	三九九
谭秋同志对中央的报告 谭秋	四〇二

少奇连惠同志对中央的报告	少奇	连惠	四〇六
中央第二次告顺直同志书	中央		四一〇

第二期

中央通告第二号	中央	四二三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	中央	四二八
中央通告第三号	中央	四四一
中央通告第八号	中央	四五〇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中央	四五三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	中央	四五六
中央通告第七号		四六四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中央	四七三
中央通告第五号	中央	四七七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	中央	四七九
中央通告第四号	中央	四九〇
兵士运动草案	中央	四九六
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	中央	五〇〇
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	中央	五〇二
各省在上海的负责同志刘方澈(四川)吴德风(河南)陆沉(江西)杨石魂(广东)王海萍(福建)汪铭(山西)对江苏问题的决议		五〇四

中央政治通訊

第二十九期

一九二九年

這裡面有左列諸問題的解答：

福建是否可以創造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前途？

平和暴動的攻城策略是否有錯誤？

福建的工作佈置應該怎樣？

反帝國主義運動應不應參加？

工會的工作怎樣做？

鄉村鬥爭有已發動、未發動及失敗後三種情形，應當怎樣去分別領導？

中央政治通訊第二十九期

平和暴動及福建一般工作

目次

中央通告第四十三號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

附中國問題決議案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號

中央通告第四十六號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號

中央通告第四十八號

中央通告第四十九號

三月二十日中央致福建臨委信

五月七日中央致福建臨委信

福建目前政治狀況及黨的工作方針（福建臨委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

福建臨委三月份工作報告

(一) 平和暴動

(二) 永定工作概況

(三) 漳州糧食與農民兵士交際的兩爭

中央通告第四十三號

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於去年所稱北伐現在已經在山東接觸起來，這種軍閥戰爭，不但使山東的王張手或經過了極巨大的天災之後又遇着戰禍的蹂躪，而且對於全國的二農民眾，都是使他們的痛苦加倍，使雙方參加戰爭的兵士受着前線的慘殺。中國共產黨很早便宣言反對這種軍閥的混戰，號召二農兵士民眾組織自己的力量，反對這種軍閥混戰，反對北政府的切視損害反對一切二五層劣紳類能控制（什麼北伐捐稅捐捐等）藉召兵士起來反對反革命的南北軍閥及直接壓迫他們的官吏，號召二農準備自己的武裝，發動自己的群眾戰爭，一直到暴動……因為在如此軍閥的混戰和南北軍紳資產階級的屠殺壓迫政策之下，在全國經濟財政的巨大恐慌和廣大的失業及饑荒的情形之下，二農兵士民眾唯一的路線只有走軍閥的戰爭，為民眾反軍閥的戰爭，二人階級只有擴大組織一切白費的農民暴動，組織集合自己力量準備至大規模的革命暴動，聯合的條件之下，做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和領導，吸收貧苦農民的兵士及貧民群眾參加革命的鬥爭，這唯一的路線便是推翻南北軍閥的統治，只有如此才能完成中國革命——徹底掃清封建條條，以革命的方法根本改變土地關係，也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二農兵士民眾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政府），才能以二農民眾的革命力量統一中國而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

南京政府——背我國民革命的國民黨政府，現在還在北伐宣言上說甚麼廢除不平等

這

華條約和召集國民會議。其實，南京政府的蔣介石李濟陳和英日帝國主義的親善與他們聯合着實行反革命的屠殺共產黨共產黨的政策早已將自己變成帝國主義的走狗，絕對沒有甚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力量，南京政府自己已經公開的承認五卅以來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運動是『自殺的仇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現在除了北京政府之外早已得了三個新的走狗，第一他們屠殺壓迫反帝國主義的工農民衆，他們自然是愛不遺餘中國，他們並且認定所謂北伐戰爭之中文是他們攫取中國權利的新機會，因此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國之紳資產階級已經成了革命的走狗所以將華人与狗不得入公園，改爲華人是好狗，特許入公園，允許這種走狗進他們歐洲人的高貴的公園（例如上海工部局允許三個華童參加賽馬），另一方面他們爲着中國之工農民衆已處於萬分之下，大可遷延軍閥混戰之中，更進一步的侵略——所以日本又出兵山東了。

國民黨的政府也在假意的反對日本出兵，但是他們是怎樣反對呢？他們說北京政府沒有南京政府好，北京政府的帝國主義走狗太老了，沒有南京政府式的新走狗好，南京政府已經對英國承認炮臺南京是不過已的，已經再四十三明令通緝得罪帝國主義的共產黨，如寧寧等五要主犯等的林祖涵等，已經再四十三明令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特命在這裏殺革命反叛的五要兵士……南京政府已經如此恭順的替你們帝國主義保存對華統治，你們又何必自己出兵山東呢？不但如此，南京政府一面假意反對日本出兵，一面嚴厲禁止廈門反日運動，廈門司令都命令各社團『勿再有反日舉行』，以爲那反廈門警察強迫碼頭工替日本輪船運貨。

就是所謂反帝出兵。國民黨宣傳裏也是以日本出兵山東影響北伐……更在鞏固後方保持秩序為中心。並且為此特別公佈的嚴禁一切罷工罷課示威遊行。

國民黨的屈服於帝國主義和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老狗再也明顯沒有的了。國民黨的北伐成功是顯然要以完全賣國做代價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完全要依帝國主義的力量，完全要取清帝國主義歡心。中國的二重兵士群眾在這北伐與日本出兵問題更加可以看見。要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必須推翻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必須工農兵士群眾自己起來武裝暴動，肅清南北各派軍閥！

各地黨部應當根據這種意義舉行反對北伐的混濁和日本出兵的宣傳運動。發動工農以至兵士的群眾鬥爭（反稅反捐等）一切具體的示威宣傳的方法。各地黨部應當適應當地環境來規定這種宣傳應和五月各種革命紀念聯合舉行。這種兩手，在北方尤其要擴大到反對北伐軍來時的宣傳文章的歡迎大會以及一切國民黨的宣傳和行動等。

中央

通二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

(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二月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二月會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之後接受這決議案之一般方針，並且認為在最短期間在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行這決議案必要的具體步驟。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正是一面反映機會主義餘毒奮鬥一面即尽自己力量指正黨內各地所表現出來的盲動主義。——這種盲動主義的傾向，不但表現於無產階級的工商業中心之玩弄暴動，而且反映着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暴動的情緒，如殺燒劫，忽視城市二大階級的傾向等。——國際的決議，就是指導我們努力繼續戰勝這些盲動主義以及青年團之先鋒主義傾向，在艱苦的鬥爭之中鍛鍊真正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徹底肅清機會主義的餘毒。黨只有在這種路線的基礎上，才能履行自己的重要任務：組織並教育勞動群眾，以造成革命鬥爭之勝利及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之必要條件。

現在，征取群眾的工作，建立城鄉的群眾組織，以及青年團並健全黨的組織，以與白色恐怖奮鬥，是最重要的工作，是鬥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亦就是大舉掃蕩暴動的勝利之必要條件。黨在城鄉之中建立鞏固的群眾基礎，更切實的改善新的真正群眾的工作方法，改造黨部的組織方式，以至機關佈置的適當秘密工作，都是極重要的任務。政治局特別決定並要求黨在最短期間定出適當的工作計劃，各地黨

部尤其應當特別規定適合當地具體條件的辦法而切實執行。

黃色工會的工作是城市工人建立黨的群眾基礎之根本工作，必須切實運用種種無黨工人群眾的組織方式，至於加入黃色工會的問題則必須是真正有群眾的黃色工會，方能加入，而且尤其要有確切明晰的目標：取得其群眾而打倒其欺騙群眾之信仰（例如廣東的機器工會）。至於國民黨的官僚工會如改組會或上海工總整理委員會等，凡像純粹的官僚機關而沒有群眾者，則宜領導群眾去反對他們頭頭的提出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及討任何機關的官僚工會之說，以發動廣大群眾的日常鬥爭，建立秘密的群眾工會，不斷的暴露國民黨官僚工會及黃色工會機關的罪惡。

鄉村及外部的工人運動，中央曾經屢指其重要性。各地黨部必須切實的進行組織鐵鎮以至鄉村手工業工人鄉村的無產階級份子，蘇維埃政权的鄉村，亟應組織農民工會，一般農民運動之前，又須努力組織農民，俟其條件成熟的時候，這些群眾組織（鄉村手工業工人農民協會或農民委員會等）能夠迅速的發展起來組織代表會議（蘇維埃）而為指導農民運動的機關。

再則，兵士運動是革命之重要，必須加倍的勢力去破壞敵人軍隊，以受更多的吸引兵士群眾到革命方面來。

現時反動勢力雖然聯合一致的以對工人及共產黨，然而不但帝國主義軍閥國民黨之內部有許多矛盾衝突而且財政上經濟上很明顯的趨於更大的崩潰（許多工廠停閉，新的稅捐，內外借款的壓迫和困難等）之可以反動政权是不能穩定，同時農民鬥爭極普遍的發展擴大到許多新的省區引進農民干

的新的成份日使往更高的階段(土地革命之深入)。軍隊軍隊的崩潰現象亦就明顯的指出勞動群眾
中文新的成份(兵士)日益引進於革命的鬥爭。

中央政治局認為不但要切實的準備城市與鄉村之間鄰近各區之間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三
要加緊的領導自發的農民暴動。加緊的執行城市工人之罷工工作及宣傳加緊的執行兵士運動使這
些鬥爭相配合相適應起來。客觀上農民自發的暴動是在發展之是在艱苦的奮鬥一面將使不能不很
快的轉入武裝的鬥爭。必須要努力增高農民運動的政治覺悟的程度。蘇維埃的區域之需要切實之土地
革命並且要努力建立紅軍。聯合農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

至於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則中央政治局向來明白的認清中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
(土地革命)。就洛次基一九二五年的革命無間說。認為俄皇倒了政府是天大的。確是要跳過民權革命的階段
(而農民被剝削而直接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這種觀點如果移到中國革命上來。是顯然不正確的。中央政
治局去年十月擴大會議的決議案中。指出中國革命是無間斷的革命。主要要指出中國之反對帝國主
義與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主要階級是農民。是有確定的生長而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與前途。

中央
四月三十日

通二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號

五月三日日本軍隊在濟南屠殺蔣介石部下之中國軍隊及市民死傷千餘人又捕殺之涉員蔣介石時及其他外交官吏、焚燒外交官署、搜奪黃郛之辦公處、黃郛倉卒逃避、又在膠濟路及青島也有同樣之暴行。蔣介石不敢抵抗、將軍隊調離濟南、自言陸續北伐、同時取締、有碍邦交之標語、其宣傳以示鎮靜。但日方仍陸續收進青島、滿洲及國內之陸軍兵艦、飛機紛紛出發山東以及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并擬是長江各埠之百僑商集上海。七日又對濟南政界、占領各機關、日帝國主義有計劃的給中國南方軍閥以重大打擊、顯而易見。

此次濟南屠殺、當然和北伐有關。但北伐後自有帝國主義的意義、蔣介石出兵北伐、特別聲明保護外僑、並對寧寧當局是讓的解決。蔣介石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尤其和日本帝國主義有密切的關係。他的北伐不過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老走狗爭霸罷了。不過想獲得英帝國主義的干涉之唯一地位罷了。可見帝國主義階級性的蔣介石政府在帝國主義眼中、还不如純實辦階級性的張作霖政府的馴順。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始終不能免除、如收回關稅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雖說和平方式提出、都不是帝國主義所能真正容許的。所以這次屠殺是帝國主義認為必要的。其意義一方是在保持張作霖在北方至少在國外的勢力、另一方是對新軍閥示威、使他們打到北京後、完全屈伏於帝國主義、絕無無別於張作霖政